

年纪大了以后,一般人会对现实的东西更感兴趣,我也一样。其实之前七八年我基本上都在悬疑领域,只是最近几年我的取材更多来自于现实了。我是一点一点调整到这里来的。

## 当怪物出现,恐惧也就过去了

那多

我最初的创作模式基本上都是虚构的,哪怕是到了《十九年间谋杀小叙》。尽管有一些真实事件的影子,小说依然还是以虚构为主的。

我开始真正思考这个问题,是在写了《骑士的献祭》之后。这个故事确实来源于完完全全的真实案件。但真实案件给创作带来某种限制,有时依赖“真实”,可能会让你对人物的行为和逻辑了解没有那么透彻。

后来我告诉自己,只是借用了真实故事的背景,然后杜撰出了我的人物。这样想了以后,我仿佛能对我的人物更熟悉,更了解,更有把握了。在千千万万的刑事案件中,我会选择能够冲击到我内心的故事。

具体地说就是冲击我的情感。比如像在《骑士的献祭》的原型故事

里,作为犯罪者的情感和他的犯罪动机——当时我听完这个故事的时候就很难受。仿佛有什么东西一直憋在心里。

这种难受或许包括对犯罪者的共情。《人间我来过》也是,但与之前不同的是我虚构出了一个人物,以及人物的处境。“这种情况下她会做什么选择?”我开始思考,并让我决定去写这个小说。

“人之常情”并不是最有价值的创作。某些情感强大而奇特,写出来才能有“震撼”。我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一般需要具备这样的奇情。

你需要让你的人物去突破正常人的思维和处事法则,还不能是以正常人的司空见惯的方式。你需要为你的人物造出一段“奇妙的旅程”。当然作为作家本身你也要和你的人物一样,需要具备这种突破常规的能力。

死亡也是悬疑小说领域不可回避的。如果没有死亡,我的小说甚至不成立。

死亡一开始就是必须存在的。死亡有可能是别的故事的结果,也可能是某个故事的开始。通常没有“死亡”事件来推进故事的话,很多悬疑小说的读者会无所适从。

死亡是一个助推力,发端,核

心,很多矛盾冲突围绕死亡产生和展开。人在面临死亡威胁的时候种种挣扎和反应也能构建故事。死亡是横在我们面前的。至于死亡的背后……我爸去世以后我写过一个手记系列,叫《荒墟归人》,这里面写的其实就是我对死亡,时间,包括亲人的一种想象。不过这几年,尤其是《十九年间谋杀小叙》之后的创作,我似乎越来越慎重对待死亡这件事,以及围绕着死亡的描摹。

要知道,当怪物出现的时候,你的恐惧也就过去了。我是从类型写作出发的一个写作者,我的脚总是站在类型小说这个块块里面的。但我现在做的,包括我现在的兴趣有可能已经超出一般读者认为的类型小说的范畴。

当然我在做这方面努力的时候我又会时刻提醒自己,我的脚是在哪里的。其实很多时候,我在创作的过程中会把故事的进展读给太太听,她的意见我会郑重对待。当我处于写作中的某种“不确定”状态时,我太太作为第一个读者,她的反馈特别重要。当然我也不一定会改,而且改完后,再改回来的情况也时有发生。不过不管如何,至少在我太太面前,我的态度会非常好。

淮海路和南京路上都有公园,但公园名源自路名的,唯有位于淮海中路177号的淮海公园。

淮海路有过3座公园,最早是1917年开园的霞飞路公共花园;位于霞飞路(今淮海中路)474号,位置在今长乐邨和花园饭店;后改名凡尔赛公园。之后是1942年问世的兰维纳公园,即今1008号的襄阳公园。最晚是1958年的淮海公园,脱胎于八仙桥公墓。

在八仙桥地区,公共租界工部局先建公墓。清同治四年(1865年),以规银4000两买下现淮海公园中、南部和原南市区体育馆3.4万平方米地块。三年后,建成八仙桥公墓。

那时,一条路从八仙桥由北向南通公墓,公共租界叫它坟场道,法租界称公墓街,上海人喊“坟山路”(今龙门路)。

公共租界的公墓造在法租界,算是块飞地了。两年后,法租界公董局在公墓北部买地1.45万平方米,于清同治十年(1871年)建成法租界八仙桥公墓,并从新北门迁来攻打上海县城小刀会阵亡的13个法兵的墓。两个八仙桥公墓共有4339个墓穴,老外占93%。因法租界墓地只有公共租界一半,三十四年后客满;公共租界公墓到1925年也满穴。

“外国坟山”居淮海路,无碍商家沿路从东向西发展;1918年,日商在坟山东首开卖皮鞋的高岗洋行。六年后,商店延伸至葛罗路(今嵩山路);淮海路商业街浮出水面。坟山曾被枪声打破寂静,帮会反共的中华共进会的叶绍山武装巡逻队,“四一二”前每天在此练枪,由原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王柏龄指导。

1956年8月,将八仙桥公墓改公园的议案,出现在上海市第一届人大常委会第9次会议上。八仙桥公墓种了悬铃木、香樟和罗汉松等,其中1株瓜子黄杨和2株广玉兰的树龄在百年以上;具备改建公园的有利条件。

1956年12月12日,上海市政府第27次市长办公会议决定:以市建委为主,召集市民政局、市园林管理处和外事处等筹建公园。翌年6月,报登迁墓公告。

两租界的八仙桥公墓占地3.53万平方米,原计划全改公园,后考虑当时邑亩区体育场,1958年1月8日批准

将2.67万平方米改公园,余8600平方米建体育场。2月6日,八仙桥公墓全迁青浦吉安公墓,“外国坟山”结束。

3月17日,投资16.74万元的建园开启;负责规划和绿化设计为市园林管理处设计科陈丽芳,由该处绿化工程队施工。

呈J形的公园于6月20日竣工,东自普安路,西到南市区体育馆和嵩山消防队;南起太仓路,北至淮海中路。前门淮海中路为正门,后门太仓路。7月1日开放,副市长赵祖康参加开园式。“外国坟山”变公园,为淮海路和城市增加了绿肺,改善和提高

了生活环境。公园再次大动在1970年,挖防空洞以响应中共九大提出的“要准备打仗”,使公园道路、下水道和绿化等损坏严重。

据《卢湾区志》:“1970年8月至1979年11月,在淮海中路一条街修建改建平战两用人防工事33处,使用面积2466平方米”。在淮海公园东南部,有座南北长约125米、东西宽约25米、占地3100多平方米的假山,底下就是防空洞。

淮海公园不大,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尚有2.63万平方米,缩进了临淮海中路一侧。2009年再改,面积仍有约2.5万平方米。虽公园道路地坪面积27.34%的比例比一般公园大,但绿地仍占总面积的63.67%。

虽住淮海路旁,淮海公园离家稍远去得少,但在1985年1月却去多次。到那采访借公园展览馆办收藏展的工人收藏家张其斌,著名画家颜文樑为弟子题写了展名。

那几天,张其斌与妻子戎雪芳忙着布展。张其斌家住附近的桃源路,15平方米房间有藏品1000多件,平均每平方米超过66件。

张其斌15岁开始学画,到王佐佑画室学素描,到哈定画室学水彩,从画静物爱上了收藏。他在公园展出收藏的德、法、英、美及瑞士等国古钟300多座,陶瓷工艺品500多件;还有不少风格迥异的灯具,其中印象最深的是60公斤重的火枪手达达尼昂落地灯。那么多珍贵精美藏品,而公园夜里无人,我还真为他担心。为方便联系,张其斌还记下公园电话:282716。

## 淮海路上的淮海公园

袁念琪



“远足”这个词儿,现在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大多会引起甜蜜的回

忆。我在小学和中学读书时,每年都会

会有两次远足,分别在春秋两季。当年我们的远足,都是在无锡县境内,徒步往返。

远足就是要让孩子双脚走路。再说那年头根本没有“大巴

士”之类的旅游车辆。从城内到梅园、鼋头渚,有相当路程。一个来回,再加上在景点玩耍,往往脚底板会磨出泡来,但同学们乐此不疲,所以这是名副其实的远足。

当年的中小

学生,没有不喜欢远足的。在小学读书时,中低年级常去的是城中公园,这是县城内唯一的大公园。园内有池塘、山石、成片花卉树木以及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建筑,如长大后才懂得名称的同庚厅、多寿楼、天绘亭等。这对童年的我,已是最流连忘返的游览景点了。

由班主任带队,另有一位老师协助。学生自备食品,我常常带

的是母亲当天一早做的烙饼,另有两个鸡蛋,一个小水壶,有时母亲会在我随身带的书包里加上苹果或香蕉,这在当时已是丰富的食品了。

也有同学带面包、夹心饼干、蛋糕、什锦糖、汽水的。中午进餐时,在草坪上席地而坐,小朋友互相分食,不分彼此,其乐融融。到了小学高年级,班主任会带领我们去城外的锡山。

升入初中后,远足的目的地常常是惠山。山下有著名的天下第二泉,瞎子阿炳《二泉映月》的灵感是从这产生的。登上惠山之顶“三茅峰”,眺望县城,鳞次栉比的建筑群尽收眼底,仰望蓝天,白云悠悠。进入高中后,常去的是梅园、蠡园、鼋头渚。印象最深的是梅园的“念劬塔”,塔名取自《诗经》中的“哀哀父母,生我劬劳。”鼋头渚是我中学时期远足最远的地方。它位于无锡西南太湖之滨,三面环湖,其形状宛如鼋头,因而得名。鼋头渚竖一巨石,刻有“鼋头

渚”三字,行笔遒劲醇厚,乃清光绪年间无锡举人秦敦世所书。我后来虽然曾到过全国二十多个省、市、自治区,也到过不少国家,然而中小学时期的远足,仍然是我心灵中最深刻、最美好、最甜蜜的记忆。

陆游的《闻武均州报已复西京》中,末一句是“悬知寒食朝陵使,驿路梨花处处开”,寒食祭扫宋先帝陵墓的使者经过梨花盛开的驿道到达洛阳,画面感跃然纸上。梨花开时春天已经过半,难免让人生出韶华易逝之感。春天开放的白色花树,常有人分不清海棠、梨花、白色的樱花和白桃花。有人总结说梨花成簇,花朵大,有花梗,花瓣即使有缺口,也不像樱花的缺口在瓣尖,然而这是比较之后得出的结论。倘若单看一株花,还是会感到迷惑。其实辨认梨花最简单易行的方法是看花药(花蕊上的药粉)。梨花的花药很有特点,初开时是深红的,两三天后就成了黑色。

梨花可酿酒。在杭州,春分日就曾有梨花酿酒的旧俗。白居易在《杭州春望》一诗中写道:“红袖织绡夸柿蒂,青旗沽酒趁梨花”,此酒便是梨花酒。云南人春天食用的花朵种类繁多,其中就有杜梨花。杜梨花蕾焯水,换水漂上几天去除酸涩味就可用来炒食。

## 惆怅东栏一株雪

林策风

换作其他艳丽的颜色,格调就不对了。古人审美的考究程度真让人叹服。

梨花的花梗团团簇簇,未开的花蕾顶端呈淡粉色,盛开时五瓣雪白的花瓣中点缀着深色的花药,细看如工笔画般精巧细致。我认识一位景德镇的画瓷人,他常常画梨花,茶杯、水盂、香炉、花瓶上都画过工笔梨花。那些梨花在润白的花器上如仙子缥缈。梨花若开满一树,远看又像如云似雾的写意画。单株或几棵梨花秀美,大片梨花绽满山谷则是另一番光景,漫山遍野的花朵让人瞬间跌入春天的温柔乡。梨花往往开在清明时节,



波面出新装 (中国画) 袁龙海

最近,“玩梗”上了热搜。梗嘛,自然有低级趣味,有高级趣味的。故而,一时间有人玩梗,有人批玩梗,有人批有人批玩梗,向来不平静的互联网,便更是热闹了起来。该不该玩网络梗,哪些高级哪些低级,这个确

实很难说。但我有种感觉,却愈来愈强烈:如今,越说网络就越说网络梗,离开了这些网络梗,我们好似就不会说话了。现在流行的网络梗,总结下来,大抵分为两种:一类是极简,一类是极大。首先极简类,譬如“6”这个梗。如今,夸人厉害可以说“6”,同意可以说“6”,表示无语可以说“6”,阴阳怪气还是可以说“6”。它以简单的一个词,不顾语境,不顾内容,不顾对象,不断地出现,拉低了对所有对话氛围。你看日落西山,说落霞与孤鹜齐飞,他回你6;你说这是审美是古典哲学,他说6;你告诉他汉字文化,他说6;最后你问他6啥意思,他依旧回你6。万事万物,都回复一个6,看得人颠三倒四、五谷不分的。6具体什么意思呢,他们就让你品,你品,你细品。

网络梗另一种,便是极大类,譬如“离大谱”“大无语”。

表达好笑时,一个“哈”字不够用,要说“哈哈哈哈哈”。“离谱”还

## 以后我们没法说“救命”了

云社

不够离谱,要说“离大谱”;“无语”还不够无语,要说“大无语”。说“同意”就不够意思,要说“狠狠地一个点头的大动作”。而如今“救命”“救大命”,也成了

一个正常的开场白,“救命”这个电视剧真是绝绝子”“救大命这个好喝惨了”,不说个“救命”,感觉就没法表达情绪了。

故我经常想,如今网络梗,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“烂梗”,而是“滥梗”。网络梗以极低的门槛,极大的重复性,让很多人极快地陷入了这种语言表达习惯中,让你离开了它,感觉就不再会说话。

所以,我们应当警惕这种“滥梗”,特别是警惕生活里使用网络用语。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说,这也不是什么语言纯净性,而是语言的尴尬性。现在说了很多“6”“救大命”,时过境迁后,再回过头看这些网络化表达,就会特别尴尬。就像此时此刻,不会有人再说:“哇塞塞!楼主的观点实在是酷毙啦,内裤的裤衩!”

## 十日谈

田野春色 责编:徐婉青

我看过最美的柳色,一处是西湖,一处是玄武湖。有柳树相伴,颇多幸福。